

欧阳江河：AI时代，诗歌何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AI能写出超越李白的诗句吗？人工智能时代来临，我们还需要诗人吗？……在当下这个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最炽热的精神表达，仿佛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日，著名诗人、诗学及文化批评家欧阳江河做客山东大学鳌山讲坛，以“AI时代，诗歌何为？”为主题，作专题讲座。

讲座中，欧阳江河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青岛的喜爱，“我和青岛非常投缘，每次来到青岛、看到海，我都觉得我比青岛人还要幸福。青岛人看海是日常生活，而我每次看到大海都像是一次朝圣。”在欧阳江河看来，大海赋予青岛独一无二的气质，“当我们在思考诗歌何为时，不妨问问大海何为，因为大海就是诗歌。”

《老青岛》是写给青岛的一首“投名状”

谈起欧阳江河与青岛的渊源，肇始之处要从一次青岛作协举办的诗会说起。那之后，青岛的山海风景、人文风情以及诗歌氛围都吸引着他一来再来。“青岛的诗歌氛围可能在全国都属于最好的。不光是诗歌氛围，它跟城市的总体氛围、总体形象，包括跟海的连接都有关系。这在很深的层次暗合了青岛的城市气质。”欧阳江河说，他所写的《老青岛》，便是首次来青岛时写给这座城市的“投名状”。而这或许也是他目前唯一一首为一座城市而作的诗歌。

那么，青岛与“老青岛”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系？在欧阳江河看来，“老青岛”之“老”是极为独特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单纯从属时间或历史的概念，它的背后不是历史，甚至不是人类，而是无时间性的，可以通向时间最深处。“在中国，只有两座城市可以在名字前加缀一个‘老’字，青岛便是其中之一。青岛的‘老’源于她和大海的接壤，在她的城市性格里暗含着海风吹过，大海波浪荡漾。也只有和大海接壤的城市，才拥有这样的气质，才当得上这样一个‘老’字。”

欧阳江河身上，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老”字。“虽然著名汉学家、翻译家沃尔夫冈·顾彬先生比我年长10余岁，但他爱称我为‘老欧阳’，说我身上有一种很老的东西。”欧阳江河认为，“老欧阳”之“老”与“老青岛”之“老”一脉相承，因为它们背后都有一个“海”，“我叫欧阳江河，江河最终的流向，就是大海。”

“二十年前的天机神通，哪是量子男孩掐指可算的，幽灵的眼，输入计算机也是闭上的……”有人说，欧阳江河的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将其写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也正是在收录于这部诗集的作品《老青岛》中，欧阳江河第一次提到“量子男孩”。其后，在《宿墨与量子男孩》《海上得丘》等诗歌中，“量子男孩”字眼多次出现，成了量子力学超级粉丝欧阳江河自己的“元形象”。他告诉记者，“量子男孩”就是平行宇宙中的自己，那个永远年轻的老男孩。“我总觉得我20年前就曾来过青岛，如今的我只是20年前来过青岛的那个欧阳江河的一个见证者而已，或者说是‘对齐了’，我和我20年前梦中来过青岛的那个欧阳江河相比是一个老欧阳。”

欧阳江河说，每年来青岛，他总会去看看海，“AI时代，当我们再看这片大海，依旧一眼望不到尽头，令人心潮澎湃。每次来到青岛、看到海，我都觉得我比青岛人还要幸福。因为青岛人天天看海，已经成了生活的日常，而我每次看到大海都像是一次朝圣。”

当再度谈及关于“老青岛”的话题，欧阳江河如此总结：“老青岛”指的是大陆与海洋接壤之处，她“老”在她的海。面对大海，人们可以肆意呼吸，可以从大海中吸取诗歌，然后继续在AI时代来临时给人们一种古老的、创世记的提醒，告诉大家不论人类生活怎么变化，只要大海还在，大海就会为大家提供世界观意义上的时间和超时间意义上的诗歌，它是无时间性的，是永恒的诗歌。“诗歌何为？就问问大海何为？因为大海就是诗歌。”

诗歌和我们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

何为诗歌？在欧阳江河看来，大海是诗歌，甚至一粒灰尘、一阵大风都是诗歌。诗歌的诞生自有其规律，不受人为意志左右。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物理现象、时事新闻、气候变化，看似平常，实则蕴藏着生命可感知的真实力量，皆是诗歌的灵感源泉。

“诗歌和我们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它不是一个例外。”欧阳江河说，对于诗人来说，是不分写诗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写诗是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存在，而且即便是睡着也是作为一个诗人睡着，他的大脑永远是一个诗人的大脑，在疯狂运转。“写诗是我的一个日常行为，它是我日常生命的常态，而非例外。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写的哪怕是最常写的诗歌、最伟大的诗歌都没什么特别，因为这是你全身心

投入以后，必然会产生出来的一种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并不是来自所谓的一天五分钟的脱离。也就是说，创造性一定要融入生活当中，才可以创作成诗。”

欧阳江河《宿墨与量子男孩》一诗中，隐含着关于伟大数学家高斯的故事——高斯喜欢养金鱼，时常在业余时间鱼缸里的金鱼对视很久。有一天，清洁工不小心把鱼缸碰到地上，金鱼在地上活蹦乱跳了一会，眼睛就因为没有空气而急剧放大到像电灯泡那么大。这时，高斯趴到地上与金鱼对视并思考了一个问题：人看见的世界和金鱼看到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如果要用数学语言来表达会怎样？他带着这些追问开始了他的创造，后来，

非欧几何学就诞生了。

除了高斯与他的非欧几何学，欧阳江河的诗歌中，还写到爱因斯坦与他的相对论、费曼在一杯咖啡坠落瞬间所激发的伟大数学狂想。

伟大的科学家，常常是从日常中的小事情不懈追问。回到诗歌，也是一样，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多尼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还不是阿多尼斯，我正在成为阿多尼斯。“我们永远要这样想，我们永远不是我是的那个人，或者说我永远不是我是的那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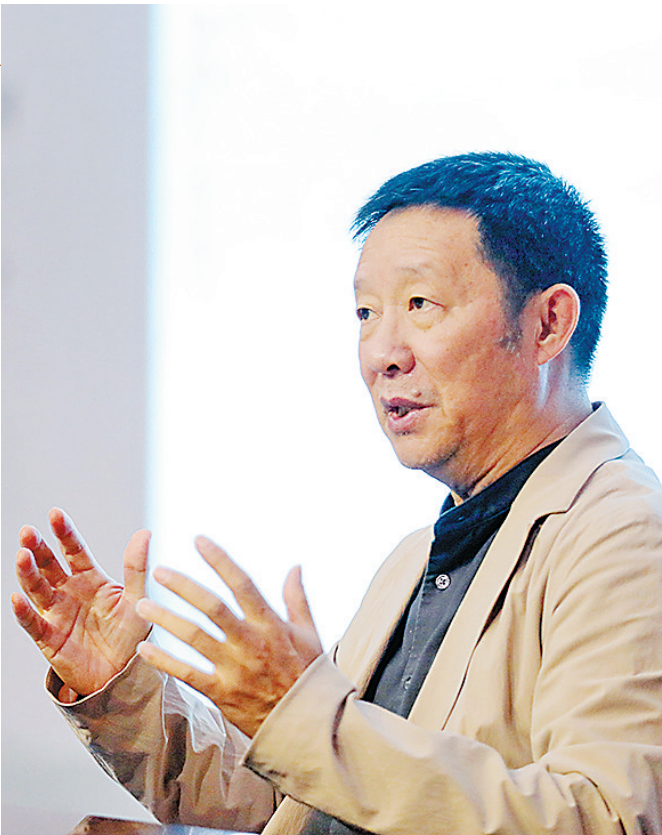
欧阳江河告诉记者，生活的日常性，恰似生命的底色。若无法全身心浸润于生活的分分秒秒，便难以完成那份贯穿生命始终的使

的那个人，或者说我永远是我不是的那个人。

■我自己是长诗写作的一个“顽固分子”，最近几年，特别是AI时代到来之后，进入我自己的晚年以后，我几乎不写短诗了。早些年我还是写了很多大家很喜欢的诗歌，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种“特权”，可以不写大家喜欢的诗，可以不写所谓的“好诗”。

■AI这一建立在语言基础上而非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算法设计不能处理当下的历史，也无法创造真正的诗歌。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创作要回到人的初心，记得我们是从哪进化来的、发展来的。诗歌并不是越进步越好，诗歌甚至不是进步的产物、不是飞跃的产物，诗歌是古老的，是人之所以是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证。



■欧阳江河 韩 星 摄



■山东大学为欧阳江河(左)颁发鳌山讲坛纪念牌。

核心观点

■“老青岛”之“老”是极为独特的存在：它不是一个单纯从属时间或历史的概念，它的背后不是历史，甚至不是人类，而是无时间性的，可以通向时间最深处。

■我和青岛非常投缘，每次来到青岛、看到海，我都觉得我比青岛人还要幸福。青岛人看海是日常生活，而我每次看到大海都像是一次朝圣。

■对于诗人来说，是不分写诗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写诗是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存在，而且即便是睡着也是作为一个诗人睡着，他的大脑永远是一个诗人的大脑，在疯狂运转。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多尼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还不是阿多尼斯，我正在成为阿多尼斯。我们永远要这样想，我们永远不是我是

关于长诗，“我想写一些‘大’的诗歌”

在诗集《宿墨和量子男孩》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长诗比较多。关于这一点，在诗集《删述之余》的后记《六十之后》中，欧阳江河曾有过这样的表达，“六十岁之后，我想通过尝试写作，把‘绝对不是研究，但几乎是研究’这样一种复杂诗意的沾染、内视与深听的沾染，暗语言的沾染，加以集束，又扩散开来。”

那么，60岁之后，他所写的诗表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状态呢？长诗是这时的主体。而这时的长诗，已经不是单纯的出于灵感而写，更多是以一种“研究”的姿态在创作。

“我自己是长诗写作的一个‘顽固分子’。最近几年，特别是AI时代到来之后，进入我自己的晚年以后，我几乎不写短诗了。早些年我还是写了很多大家很喜欢的诗歌，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已经获得了一种‘特权’，可以不写大家喜欢的诗，可以不写所谓的‘好诗’。”欧阳江河说，现在他想写一些“大”的诗歌。何为“大”？他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个“大”就像海之“大”，并不是崇高的、了不起的这一意义上的“大”，而是对于历史的处理。这种处理不仅仅是把历史理解作为一种题材、一种材料意义上的转化，而是将历史当中很多意识、很多可能性、很多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东西“转化”出来。“它不只是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它里面暗含着太多太多的暗功夫，太多太多没有被书写的讯息，太多太多的可能性，太多太多的未来……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转化和构成了我的诗歌，而这些东西不是短诗所能容纳的，它有一种体量感，有一种能力，就像大海一样。”也就是说，欧阳江河所写的长诗，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它能够容纳更为广博的事物。

“当然，偶尔在一些场合我也会写一写短诗。我认为短诗是诗歌有时候的突然‘降临’，一旦遇到这样的‘降临’，我会写一首。”欧阳江河举例说，“去年我参加了一档名为《衡山论道》的节目，在山顶论道的时候，我当场读了一首诗，但实际上那首诗是即兴而为，此前我没有写过，是我读了以后才写下来。在那样一个当下，它是一个没有文字只有声音的诗。”所谓诗歌的突然“降临”，在他看来并不是一个可见物，而是一个可见性，“就如同空气一般，你看不见，但它就是‘降临’了，这就是诗歌，这就是我理解的诗歌。”

AI写不出来的那个部分才是诗

有人说，欧阳江河是AI时代的历史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常常将历史碎片与现代信息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叙事方式。人们在他磅礴迸发的诗意中跨时空，见万物，从历史深处穿越时代前沿。

面对AI这一划时代的变革，欧阳江河有着这样的表达：所谓诗歌，它不仅仅是写出一些我们称之为优美的句子，这些都是浅层的东西。在诗歌的深处，有着AI无法触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歌永远不会消失，人们会永远需要诗歌和文学。

在讲座中，欧阳江河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曾经有学生问AI，你能不能写出30年以后欧阳江河的诗？在作出“无法回答”的答复后，AI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能确定这个问题问对了吗？因为连欧阳江河本人都不能确定30年后他是否还活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I已经具有了历史感，也就是说有了时间意义上的生命。但是也会存在一个问题，即分阶段的问题。”

也就是说，AI同诗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诗人可以处理历史，而AI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一所谓历史是当下的历史，是经过诗人转化过的历史，AI这样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只能处理过去。“AI可以获得一个1，但0到1这一步，是AI永远无法发明创造的，AI技术再发展，也无法从造物意义上给出一个从0到1的东西。”欧阳江河认为，AI可以通过种种学习，变成人类已有知识的数据库，但它始终有一个未知存在。而那些未知未说、难以言说、不可说的东西，才是文学的根本。“AI这一建立在语言基础上而非生活经验基础上的算法设计不能处理当下的历史，也无法创造真正的诗歌。”

诗歌不是科技飞跃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对自己来源和当下生活的思考。因此，人只要还有肉身，还有恐惧，还有死亡，还有衰老，还有失眠症，还有失恋之类的痛苦，还有怕痛的感觉，小说、文学、诗歌就不会消失。“我始终坚信，AI无法替代人类创作的深层需求。因为这种需求是扎根于语言与叙事背后的，来源于人类对情绪的直面和对未知的期待。”

AI时代，诗歌何为？欧阳江河答：诗歌一定要回到大海。“在这样一个时代，诗歌创作要回到人的初心，记得我们是从哪儿进化来的、发展来的。诗歌并不是越进步就越好，诗歌甚至不是进步的产物，不是飞跃的产物，诗歌是古老的，是人之所以是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见证。”

命——这既是天赋的彰显，也是不懈耕耘的成果。“我们必须珍视这份日常的馈赠，因为相较于其他，这才是创作的根基。无论面对人工智能还是其他技术变革，这份源自人性本真的创作冲动始终未曾改变。”

“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时刻，看似与专业领域、文学诗歌的热爱，乃至对人工智能的探索、算法的钻研毫无关联，实则紧密相连。每一次不经意的对话、每一个瞬间的感悟，都可能成为灵感的源泉。关键在于，我们要学会以诗意的眼光去理解生命，在平凡中发现不凡，让生活的日常真正成为创作的养分，滋养出独特的艺术生命力。”欧阳江河这样说。